

天堂应该是书的模样

■ 赵荣发

一直以来,我都对徐汇区情有独钟。在这个上海中心城区西南部的区域内,不仅坐落着世界一流的上海市图书馆,而且还有自己的徐汇区图书馆,以及上海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徐家汇藏书楼等馆所,那无处不在的书香,足以令我神往。

平生无甚爱好,真正能称得上“爱好”一说的,惟有读书,加上看报了。尽管这几年来,因了工作的关系,推卸不去各方应酬,还得对付诸多的流水文章,心也变得有些浮躁起来,但至今还订阅着几份文学期刊,且每期必读,少有空置。

读书乃心灵之放飞,其形式自然也就不受羁绊。闲时不妨细品,忙时也可粗阅;治学时或作眉批,消遣时则宜随心。窗前、床头、郊外、旅途上,无处不是读书的地方。自然,红袖添香夜读书,是最为古典的意境了,而倘有轻扬的音乐相伴,也是很惬意的。

但我觉得,读书的最好去处,无疑是图书馆。就像只有到音乐厅去,才能真正欣赏到交响的庆典一样,在我的心目中,图书馆是最能享受到读书快乐的一片绿洲。

坐在图书馆里,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许多美文佳句,其中,少不了与读书有关的。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中曰: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杜甫有一句令须眉不敢懈怠的座右铭:“富贵必从勤苦得,男儿须读五车书。”而流传最为广泛的,大概是朱熹《观书有感》里的两句话了: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

在图书馆里,空气中漂浮着若有似无的墨香,翻书声宛如树叶在微风下轻轻私语。这里没有高声的喧哗,也没有窥视的邪念。坐在你身边的都是些意趣相同的文友。平时有人会一语双关地说你清高,可现在,这里的人们都有点清高的味道。原来清高也是一种素养,尤其在浮躁习气盛行的当下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这话真是精妙的指点。如果你

想寻找知心朋友,图书馆里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交往的。虽然相互间并无交谈,但这并不妨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,有了神交的铺垫,灵魂的舞蹈,必然合乎节拍,令人陶醉。

在图书馆里,你用不着担心读不到你想读的书,即使一时寻不着它的芳踪,工作人员也会想方设法地帮你从别处找来。如今的图书馆里,已然有了电脑和网络,你在这里能读到整个世界。上下五千年,纵横寰球,大至史册,小到一篇随笔,你几乎都能读到。你的心徜徉在书的海洋里,渐渐的,又仿佛提着一盏小桔灯,走进一片森林,随后沿着一条小径,向树林的深处走去。小径两旁,溪水淙淙,花草幽香,你走着走着,无意中抬起头来,呀,墙上的时钟即将指向闭馆的时间!

于是离去,尔后再来,如是反复之间,你却不知不觉改变了自己。人们很容易把你从沉湎于麻将之类的人群中区分出来,那些暴发户在你的面前也显得粗俗猥琐。更大的收获还在于,或许有朝一日,你在这里长读不懈、学富五车之后,还会自然而然地完成角色转移,从读者变成作者。那时,你所写作的文章,出版的文集,便会出现在图书馆里,成为大家阅读的对象。

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失明后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,他曾写过一首诗篇《关于天赐的书》:“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,天堂应该是书的模样。”

天堂的模样便是书,我之格外喜欢徐汇,这个上海市区“上只角”的地方,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瞿国平

■ 水草恋(国画) 邱笑秋

聊天,需要一个棋逢对手的人。王志文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依然单着。在《艺术人生》节目中,主持人朱军问他四十岁了为何还不结婚?王志文说,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。

那么什么样的女子才算合适呢?能随时聊天的。

于是王志文一直宁缺毋滥地单着。多年之后,他很幸运地遇见一位上海姑娘,结婚生子。

找到一个随时聊天的人,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我深深体会这句话里隐藏的难以言说的滋味。

茫茫人海,阡陌红尘,通讯录上的名字和熟悉的容颜,会在你的脑海里反复浮现,又有几个人能让你安心坦然地去打扰,去畅所欲言?

很多时候,我们的苦闷和彷徨宁可盘旋于心百转千回,也不愿跟身边的人透露,因为别人不曾身临其境,自然无法感同身受。理解的说几句宽慰的话,敷衍的说几句客套话,事后会让你立刻后悔因袒露心迹而成为日后别人的谈资。

我始终没有一位倾听者,一个可以聊天的人。

有一种在乎,叫聊天

■ 陈子君

每当遇到苦闷,忍不住想诉说的时候,我总是拼命地闭住双唇,把那份翻江倒海想要诉说的冲动拼命地压回去,密封起来自己处理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我成为闺蜜的忠实听众和“军师”。可能因为读书多善于空谈,当她们举棋不定自己的红尘琐事时,总是找我帮她们分析局势,权衡利弊。

我一边自嘲“失败的将军谈战争”,一边心安理得地听任她们的依靠和感谢,当闺蜜讲述自己时捎带一句:“你怎么样,现在?”我以微笑做一句短答,并心存感激,因为她们毕竟想到了我。

又有谁能真正地了解我呢?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在想,也许此生在同性朋友间找不到可以聊天的人了,也许那位珍贵的“聊天人”只能是我灵性至亲的爱人了,如果这辈子我没有爱人呢?

每每去龙华寺敬香,面朝大殿双手合十,我不止一次为自己祈福:

“在我老去之前,他还能找到我吗,看到我的容颜吗?”默念中,脸上总会浮起一个疲惫的笑,毕竟有太多的事是不堪设想的。

直到有一天,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无形的压力和折磨,回到家翻着通信录,却无言以对,发现想要诉说给明白自己内心全部感受的人,几乎找不到。

有个聊天的人,成为我的一种奢望。

我用读书、写文字、听音乐、做女红、花盆种菜等填充自己的寂寞和孤单,但是却总是填不满。潜意识里还是悄悄的,不甘心地保留着那个“聊天人”的位置。

生命中那些痛苦和欢乐真真切切的存在,我百分之百地接纳承受,不曾多一分,也不曾少一分,固守内心,我渐渐学会了掩饰。

“痛而不言,含泪绽放的笑容是世间最美丽的花朵……”我常常对着镜子给自己打气,却不敢轻易打开自己最深的一道门和最后一把锁。

久而久之,我不再有聊天的欲望。

三毛说:“说起心中的寂寞,不是因为哀愁,而是觉得好像在这世界上,没有另一个人,懂得此刻在我灵魂里的那份欣赏、赞许、平和温柔和喜悦。在这一场有魅力的生命中,我好似总是一个人在狂喜,没有人能够说。”三毛太孤独了,万丈红尘,三毛太渴望倾诉,以至她匆匆自动地结束了人生。

与三毛相比,我是幸运的。我的渴望终究是渴望,是幻想,因为不曾拥有过,所以也不曾感知失去的那种痛。

人生旅途有着每一程又一程的美丽,孤独终老也是一种美丽。更重要的是,我还拥有一支笔和一位“骑士”——文字,对我不离不弃,无时不在陪伴我、治愈我、慰藉我,分享着我的寂寞和快乐。

当倾诉的欲望渐渐退去,我开始反思自己,也许是我太苛刻了,也许永远都找不到,但我不会抱怨。

泰戈尔说:“不要着急,最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時候出现……”那个与我聊天的人,与我一起虚度光阴的人,我想,他一定在来的路上。



3、一炮而红(上)

校长派人来告知,听课者爆棚了,教室外的走廊上也挤满了人。孔仲礼听了反倒更来劲,颇有“多多益善”的气魄。他高烧一周才退,刚刚泡了一包鹅牌方形咖啡,现在再泡一包,顿时浑身爆热。他习惯地穿一件米黄色夹克衫,左胸前另上一枚紫红师大毕业纪念章,把偏左的小分头梳理整齐。这里的人不大注重仪表。他认为为人师表首

先从仪表做起。

孔仲礼一上讲台立即引起反响。他在黑板的正中央端端正正板书“议论文写作讲评”,不但写得端庄毕正,而且还有笔锋,颇有柳公权的韵味。

一波未息又兴更高一波。为讲解中心论点与分论点难题他竟出其不意。

他撇开课堂,讲述一次去菜市场买菜的经历。一位老农妇叫住他买她的菜,怕他不买,接着说:“小老弟,我的菜早晨刚刚采的,新鲜;我的菜是不洒水的,不作兴的;我的菜是不打农药的,蛮绿色的,我自家也要吃的,打了农药不是吃毒药吗?阿要买点伐?”他话锋一转:“这老妇人一连讲了三个理由,就是分论点,中心论点就是‘买我的菜’,说理充分我就一口气买了两斤。别看她可能不识几个字,写起议论文来还挺顶呱呱的。我们不要把它神秘化,其实写文章来自生活,只要面对生活写文章就不难了,甚至写得很精彩。”

这席讲解犹如一阵春风,吹得麦浪起伏翻滚。不但学生似顿开茅塞,频频点头称是;就是大学生也纷纷交头接耳,有的还拿笔记本匆匆记下心得。

这一切孔仲礼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,于是再出一招。他挑出一篇学生文章,用左手端起在眼前,像对待经典作家的经典文章,抑扬顿挫地朗读了起来,字正腔圆,感悟

充沛,颇有朗诵艺术家孙道临的风采。

其实他本就有扎实根底,在师大求学期间就意识到朗读应是称职语文教师的基本功,因而参加校朗诵团,那里经常请戏剧学院的名师来指导。果然又起旋风,每位学生都有发表欲,现在公布于众,而且由老师朗读,人们纷纷寻找是哪位幸运儿。真相很快水落石出,因为那位幸运儿早就面红耳赤,眼睛湿润了。

一二不过三,孔仲礼再施一招。讲述进入最后总结阶段——议论文结构该是怎么样的。只见他转向黑板,拿起一把直尺,人们不知他拿尺干吗,只见他在刚才满天星斗似的词语间笔挺地画上纵横线,大家顿时傻了眼;原先东一榔头西一棒地随意写的词语并非杂乱无章,实则有意落子,现在线条一添,一张完整的结构图便赫然在目,勾勒得是那样完美。教室内外顿时响起一片惊讶声,他简直成了神奇的魔术师。

此刻下课铃声不早不迟正打响,孔仲礼国字脸笑成弥勒佛。他一路微笑着向所有人点头,步履轻快地直奔教工餐厅而去。他往常只点一荤一素,往汤桶里舀碗清汤,今天却破例:尽挑喜欢吃的,不受限制:甜椒嵌肉、洋葱炒鳝丝、稻草扎肉(增加两倍)、黄豆芽烧豆腐、素什锦(增加一倍),外加一碗罗宋汤。他知道今天成功了,他要犒劳自己。

校园静悄悄

■ 吴钟麟